

游山西运城·读华夏历史

河东探“宝” (155)

在闻喜县城，有一座回澜塔，巍然屹立在繁华市井，塔身“回澜砥柱”四字寓意深远，镌刻着跨越时空的文化密码。这座古塔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瑰宝，更承载着士大夫“治王安澜、昌明文运”的双重理想。

从晋地涑水到赣闽江河，这一文化符号在翟凤翥等人士的助推下，跨地域传播，成为传统精英“以文化人”精神的生动图景。



闻喜回澜塔

闻喜回澜塔

# 砥柱立中流 文脉贯古今

□韩海安

## 古塔溯源及文化象征

闻喜回澜塔屹立于现今闻喜县城西街示范小学校门之处，是一座八角九层密檐式砖塔，高度约达27米。

在其第五层塔身，四面间隔镶嵌着“回”“澜”“砥”“柱”四字砖雕，且每个字旁均附有镌刻题款。

“回”字之上题，“康熙壬寅夏月之吉 邑令中州李如蘭立”。

“澜”字之上题，“邑人翟凤翥题”。

“砥”字之上题，“邑人翟熠书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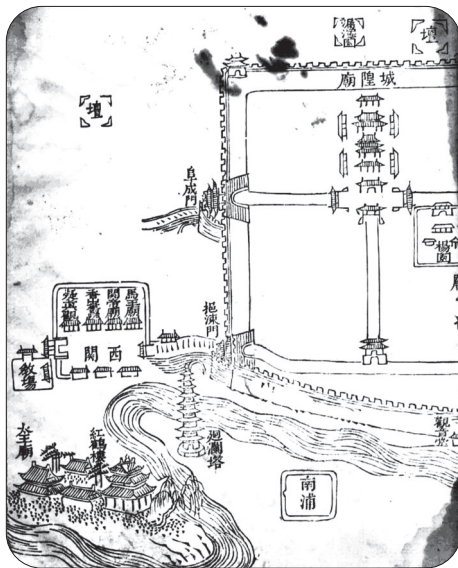
“柱”字之上题，“沃人宋加诏刊”。

据《闻喜县志》记载，回澜塔始建于明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，由河东道张法孔倡导修建，然而工程中途因故搁置。后来，经邑人翟凤翥大力推动，才得以使塔继续修建，并最终完成。

翟凤翥（1608年~1668年），字翼经，号象陆，是闻喜东宋村人，为清代重要的官员与学者。他在明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中举人，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中进士，历任刑部主事，1650年担任江西饶州知府，1653年出任江西屯田道员，1658年任职陕西按察使，1659年升任湖广右布政使，1660年任福建左布政使等职，晚年降职为福建驿盐道副使，并卒于任上。

康熙壬寅年（1662年），翟凤翥因母亲去世回乡守孝，以乡贤身份，率先倡导捐资，并联合地方士绅，推动了回澜塔、红鹤楼及涑水书院等一系列重要文化工程的建设。他所作的《涑水楼塔记》，详细阐述了这些工程的缘起与愿景。

“闻，闻邑也，以人闻，以山水闻也……邑城西南，则第一曲也，岸洲交互，水激连洄，如太极图，盖砂关也。崇祯庚午间，守道大参锦云张公法孔者，冒雨踏勘，亟称之为：‘山水佳秀，不亚江南。华表捍门镇诸水口，二十年后不可量矣。’於是塔与楼并建。塔起二级，楼仅木立，以兵燹已之。计今三十余年，人文科第，视昔为盛……工始告成。塔九级，题曰：‘回澜砥柱’……楼则石堤画槛，既完且丽，题曰：



▲文献记载的“回澜塔”示意图

“红鹤楼”……楼后建三仙祠……循堤而南，书院峙焉……”

这段文献蕴含着丰富信息。闻喜因人文与山水闻名，塔楼选址在县城西南涑水河古河道关键的水口“第一曲”处——“砂关”，岸洲交错，水流回旋如太极图，目的在于“锁水关”“镇文澜”，改善当地风水格局。崇祯庚午年，张法孔冒雨勘察后，称赞此地山水秀丽，提议建塔立楼，最初修时就预言“二十年后不可量矣”。后来虽工程因战乱中断，但此后三十年间当地科举兴盛，被看作是预言的应验。

最终建成的回澜塔为九级，题“回澜砥柱”；红鹤楼为三层，因红鹤祥瑞而得名；后又建三仙祠，祭祀郭璞、吕洞宾、丘延翰三位与闻喜相关的先贤；再往南，涑水书院拔地而起，共同构成了一个集“镇水安澜、昌明文运、崇祀乡贤、兴学育人”于一体的文化空间。

“回澜砥柱”被正式题刻在塔身上，成为这一宏大愿景的凝练表达——既期望驯服涑水的湍急水流“回澜”，更隐喻成为支撑地方文脉昌盛的中坚力量“砥柱”。



▲福建福州罗星山“砥柱回澜”碑

## 士大夫精神图腾承继

“回澜砥柱”的文化回响在晋、赣、闽三地连绵不绝。

例如，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前后，清代江西末科状元、白鹭洲书院山长刘绎，为书院中山院题写名联：“陵谷经几迁，此地依然为砥柱；江河同万古，斯文有幸见回澜。”此联以“砥柱”比喻书院历经岁月沧桑但文脉不断，以“回澜”称赞学术复兴如江河奔腾不息，其精神内核与翟凤翥等人的追求高度契合。

在自然层面，“回澜砥柱”象征治王安澜、征服自然的伟力功绩，如贵溪、福州的题刻。在人文层面，它寄托着振兴文运、培育人才、匡正世风、延续道统的理想，如闻喜回澜塔、白鹭洲书院楹联。翟凤翥在江西贵溪更侧重于前者，而在故乡闻喜则将其升华为后者。

翟凤翥具有典范意义，他宦游所到之处（赣、闽、湖广、陕、晋），尤其在赣、闽、晋三地与“回澜砥柱”符号紧密联系，生动诠释了传统儒家士大夫“以文化人”的实践哲学。他不仅是一位能吏，更是一位自觉的文化建设者与精神符号传播者。

从顺治至道光近二百年间，翟凤翥、李拔、刘绎等不同地域、不同时期的士大夫，不约而同选用“回澜砥柱”意象，彰显了其作为士大夫群体精神共识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——它象征着对自然力量的积极应对对“回澜于既倒”，更代表着对文化使命的坚定担当“作砥柱于中流”。

闻喜回澜塔绝非一座孤立的古建，而是明清士大夫借助文化力量塑造地方、寄托理想的物质载体。翟凤翥将“回澜砥柱”的文化密码，从江西的信江之畔，带到福建的闽江之滨，最终深深铭刻在故乡闻喜的涑水河岸。这一符号跨越时空的流转与共鸣，揭示了传统精英阶层通过水利工程、文教建筑、金石题刻等方式，实现治世理想、构建地方认同、追求不朽功业的历程。闻喜回澜塔及其所承载的“回澜砥柱”精神，正是这一宏大历史图景中，一个璀璨而深沉的文化坐标。

## “回澜砥柱”跨地域传播

饶有趣味的是，“回澜砥柱”这一意象并非闻喜所独有。

考察翟凤翥的生平，在他于1662年归乡题写闻喜塔名的前四年，即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，时任江西屯田道员的他，已在两千里之外的江西贵溪县信江万安山麓题刻了“回澜砥柱”。上款为“顺治十五年五月吉日”，下款为“兴屯使者河东翟凤翥题，济南叶承祧书”。当时，翟凤翥正与贵溪知县叶承祧一同努力劝课农桑、兴办教育。

百年之后的乾隆辛巳年（1761年），福州郡守李拔在福建福州马尾罗星山题刻“砥柱回澜”碑。此地恰好是翟凤翥曾担任福建左布政使（1660年~1667年）的核心治所。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李拔受到翟凤翥的影响，但这一时空关联绝非巧合：翟凤翥在福建任职期间重视水利与文教，其治理理念与象征符号，或许已融入地方记忆，在百年后被后世主政者无意识地呼应。